

修訂版補記

本書初版在 2012 年末定稿，2013 年初面世。首次出書，經驗所限，難免有所不足。這次再版，我做了改正筆誤、理順文句、適度補充參考資料三方面的修訂；又因應印刷版本會在多地發行，讀者未必能即時從書名知道本書內容，新版在原書名《解·救·正讀》後加上副題「香港粵讀問題探索」。至於全書結構，以至各章所佔篇幅，均無大改。亦因此，初版印行之後得悉的「粵音正讀」和「電視台正讀」消息，並未在正文增訂。但我認為有責任將事情最新發展告知讀者，故補筆於此。

一、「雛」字和「僭」字

2012 年，何文匯《粵音正讀字彙(第三版)》面世，一改昔日說法，終於接受「僭」可讀[塹]、「雛」可讀[初]。

「僭」字，何博士本來以[zim3 佔]為「正讀」，並謂「日常錯讀」是[cim4 潛]。至於大多數字典收錄的[cim3 塹]音，僅在《粵音平仄入門》敘言中稍有提及，於《粵音正讀字彙》則未見蹤影。

而「雛」字讀[初]，何文匯更曾多番強調此乃「錯讀」。他

分別在《粵音平仄入門》(P.58)、《日常錯讀字》(P.69)和《粵音自學提綱》(P.119)三書的「正讀字表」中列出這個「錯讀」，在上面打個大交叉，並指[鋤]才是「正讀」。最新的《粵音正讀字彙(第三版)》卻首次收錄[初]音。

當然，何博士不會那麼「順攤」，輕易讓「僭」讀[塹]、「雛」讀[初]成為「今讀」。書中將「僭」讀[塹]音列為「習非勝是的口語讀音」，仍以多數字典不收的[佔]音為「正讀」(P.187)。同樣地，「雛」讀[初]也只是「口語讀音」(P.258)。

不過亦有壞消息。正文提到無綫將「雛」恢復讀[初]，是2010年左右的事。修訂期間卻發現該台在2011年年中首播的一齣動畫依然將「雛鳥」讀成[鋤]鳥，令我終於能親耳確認無綫有使用[鋤]鳥一讀。則無綫將「雛菊」讀[初]菊可能只是「個別事件」，他們是否真有開始正視已為字詞典和學者接受的大眾讀音，還須繼續觀察。

何文匯還在《粵音正讀字彙(第三版)》恩准我們將「澆」讀成[hiu1 澆]，是為「口語讀音」(P.170)。還有「秘笈」的「笈」字，初版和第二版只標讀[kap9 及]，沒有收錄我們日常說的[kap7 級]音。十三年後，這個誤讀[kap7 級]音則獲擢升成為「今讀」(P.122)。

二、「嬪」字和「刊」字

何文匯博士曾經以「不使用正讀會導致訊息混亂」為由，強調查字典使用正讀的重要性。他在《粵音教學紀事》舉「嫵媚」做

例，指出「錯讀往往不一而足」(P.157)；又在《廣粵讀》以「隅」字在電台出現一字二讀為例，指出主持人不查字典，「製造了混亂的資訊」，對聽眾不公平(P.63)。問題是，一些讀音，雖不復「正讀」，卻廣泛流通，在讀音上和訊息傳遞上，其實並無混亂。這時候，引入那些所謂「正讀」的人，才是混亂製造者。因此，「正讀」與否和「混亂」與否，未必有因果關係。

我在本書第 105 頁提過，「孃」字今日讀成陰去聲[ban3 孃]音，早見於 1825 年《分韻撮要》和 1856 年《英華分韻撮要》，亦為近代字書收錄。《粵音韻彙》之前，1921 年《廣東切音捷訣》（香港）、1931 年《民眾識字粵語拼音字彙》（廣州）、1935 年《粵音依聲檢字》（香港）和 1939 年《道漢字音》（香港）都收錄 [孃] 音而不收 [貧] 音。《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》更將此讀定為「廣州話建議讀音」。從此書的姊妹作《常用字廣州話異讀分類整理》可以看到，學者審音時參考的七本工具書中有六本收錄 [pan4 貧] 音，僅一本收錄 [ban3 孃] 音，但學者仍決定將 [孃] 音列為唯一讀音，即沒有以 [貧] 為「又讀」(P.147)。可見此字讀 [孃]，在香港已經約定俗成，只是一些字詞典未能反映實際情況。《粵音韻彙》所注 [貧] 音，雖然符合《廣韻》「符真切」，卻已不合時宜。遺憾地，何文匯博士照例搬出《廣韻》，以 [貧] 為正讀、並將 [孃] 定為「日常錯讀」(日常錯讀字，P.61)。無綫配音組現時就將「孃」字定為讀 [貧]。

本來，配音組這樣讀，是配音組的事，不會影響其他非關配音

的節目。但另一方面，無綫有些藝員會身兼演員和配音員兩職（較著名的例子有譚炳文先生），結果就發生藝員在配音組學會了這些所謂「正讀」後，到了其他部門仍然堅持用這些「正讀」干擾日常讀音的情況。說的是一位「演配雙棲」、姓古的藝員，以演員身份出現在 2012 年 11 月 28 日無綫電視翡翠台播放的《瘋狂歷史補習社》，以寡敵眾，在人人（包括主持人鍾景輝先生）都將嬪字讀成由各大專院校十多位學者聯合審音、《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》所建議的〔嬪〕音時，他別樹一幟，偏要讀成配音組和何文匯欽定的〔貧〕。一如何文匯博士所言，「這便製造了混亂的資訊，對聽眾還是有欠公平的」。此正是習得所謂「正讀」後將讀音變成一字兩讀引起混亂的上佳示範。

若大眾長期使用一個「非正讀」而不見有混亂，是不是表示我們便不用將這個讀音「改正」？恐怕未必。因為支持「正讀」的人照樣可以從《廣韻》或字典中找一個不符平日使用習慣的讀音，然後以「正音」為名，引入社會，製造混亂，如此即可大條道理，以「出現混亂」為由，要求大家改用他認同的「正確讀音」，來「避免混亂」。我在 335 頁引用了一些何文匯用來反對「字音約定俗成」的說法，指出如果何氏此說有理，其實我們甚至不能反對有人將「孕」讀成對應《廣韻》反切的〔認〕音並要人跟他「改正」。我怎也想不到，拙作面世後，長年擔任無綫電視駐台主播的羅山就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齣「不讀『正音』導致混亂、於是用『正音』解決混亂」的好戲。

《TVB 周刊》創刊以來，由羅山旁白的廣告聲帶，「刊」字均讀[罕]音。這個[罕]音早見於超過 180 年前的《分韻撮要》，但不獲何文匯博士認可，眾人皆知。而無綫電視近年改變讀音取向，挨向何文匯一方，今再添案例。

2013 年 1 月 30 日，第 814 期的《TVB 周刊》廣告中出現了兩個「刊」字，分別是開場的「TVB 周刊全新睇法」和收尾的「TVB 周刊出版咗喇」。收尾一句沿用已久，而首句則是該書改版後的廣告套語。本來，兩個「刊」字，羅山均讀[罕]。至 2013 年 2 月 18 日，第 817 期的廣告中，卻居然出現同一個人、同一個字的「一字兩讀」現象：第一句「TVB 周刊全新睇法」的「刊」，羅山改讀為[hon1 預]，最後一句「TVB 周刊出版咗喇」的「刊」則依然讀[罕]。同一段廣告、同一位旁白、同一個字，居然可以「讀音分裂」，第一句讀甲音、第二句讀乙音。很明顯，「這便製造了混亂的資訊，對聽眾還是有欠公平的」。如何解決這個「混亂」呢？羅先生會否改回讀一個沿用已久的[罕]音來避免訊息混亂呢？時間證明了他不會。兩個禮拜之後，2013 年 3 月 4 日，第 819 期廣告中，羅山便將兩個「刊」字都改讀成何文匯博士認可的[hon1 預]音。於是，「混亂」便「解決」了！真是可喜可賀。

「雛」字讀[初]，可能是受到其偏旁「芻」所影響而類化。「嬪」讀成[殯]也有可能是因為與「殯」形似。而「刊」讀成[罕]，亦有可能是因「刊」「罕」字形相近產生變異。不過，即使這些字真是因為「形似」而「誤讀」，又是否代表電視台如此摒

棄大部份字典有收的日用讀音去做所謂「正音」，就必然有理？竺家寧教授《古音之旅》這一段，當對我們有所啟發(p.205)：

受字形影響而造成語音上的類化是漢語音變的一個獨特方式，我們今日無法靠任何力量把已經通行的唸法來個全面返古。對於社會大眾的語音習慣能持一種較寬容的態度，不但不會造成絲毫損害，反有助於避免語音的紛雜混亂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說何文匯博士有關「製造混亂」的批評多少有點夫子自道，而無綫電視實則是在帶頭搞亂粵音，實不為過。謂予不信，以下再舉兩個新近例子。

三、「扳」字

2013年4月21日凌晨，看無綫電視J2台播放由該台配音員操刀的《五指咒鳴曲》宣傳片段，首次聽到有人將「扳」字讀成[baan1 班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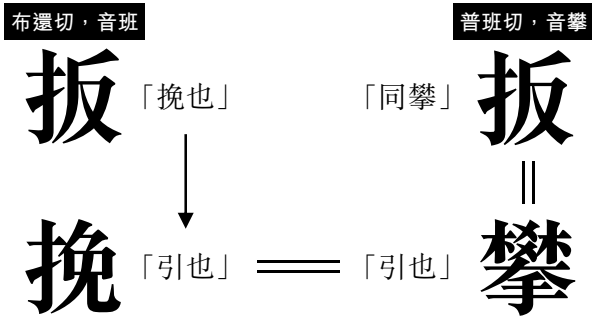
據我觀察，「扳」字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兩個讀音。一個是[paan1 攀]，例如體育新聞經常會出現某比賽隊伍「將比數扳平」的語句，「扳」字即讀此音。另一個是[baan2 板]，例如「扳手」（即「士巴拿」）、「扳回一城」。而一般字詞典的收音與我的觀察相同，只收[paan1 攀]或[baan2 板]音。那麼，為甚麼會出現無綫配音員將「扳」字讀[班]的情況呢？——聰明的讀者，應該已經猜到哪一本書會收[班]音了。當然就是《粵音正讀字彙》。

查《粵音正讀字彙》，「扳」字據《廣韻》有二音。與「攀」字相通時讀「普班切」，即[paan1 攀] (P.40, 第三版 P.41)；解作「使位置固定的東西改變方向或轉動」時讀「布還切」，即[baan1 班] (P.33, 第三版同)。兩個讀音均有《廣韻》憑依，配上釋義，在考據角度上似乎無懈可擊。

可是，只要翻查《廣韻》便知，韻書的讀音區別，實與何書的分法有異。雖然《廣韻》平聲二十七刪韻中，「普班切」（音攀）小韻下確是寫着「【攀】引也，普班切。【扳】上同」，跟《粵音正讀字彙》的解釋相符，但「布還切」（音班）小韻下寫的卻是「【扳】挽也」。原來在《廣韻》，「扳」讀[班]時的釋義實際上是「挽也」而非「使位置固定的東西改變方向或轉動」。何書擬出的[班]音雖然來自《廣韻》，但對此音所做之解釋，實與《廣韻》無涉。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何書對於「扳」字兩個讀音，是採「因音別義」態度。根據《廣韻》，「扳」讀[班]音解作「挽也」，讀[攀]音時則與「攀」字通，而「攀」的釋義是「引也」，字眼確有不同。但第二個問題就是，其實我們無法從《廣韻》這[班][攀]二音的釋義字眼不同而判定《廣韻》編者對這兩個讀音有「因音別義」的取態。因為《廣韻》上聲二十阮韻，「挽」字的釋義正是「引也」。

如此一來，「扳」字在《廣韻》的兩個讀音及其義項的關係實則如下圖：



既然「挽」、「引」二字互訓，「扳」讀[班]時的「挽也」應該即是「扳」讀[攀]而同「攀」時的「引也」。「扳」在《廣韻》的兩個讀音並不見得是「因音別義」。《集韻》更乾脆一併用「引也」來解釋布還、普班兩個切音的意義。

「攀」字據《康熙字典》則有二義，一作「自下援上也」，一作「引也」。後者例子有《晉語》的「攀攀即利而舍」，其中「攀」字當無「自下援上」之意。

綜合以上線索，可以如此總結：「扳」字用在「同『攀』」一義兼有「自下援上」的意思時，當然應該讀[攀]。不過如果不是作「自下援上」解，而是指「引/挽也」時（如扳平、扳回），則[攀][班]二音皆可，並非如何書所言只能讀[班]。

要注意的是，上段「二音皆可」的結論，乃按照《廣韻》釋義而做的「理論上」的判斷。存在於韻書的理論讀音可用與否，還得看看這個讀音是否符合語言現實。現實是，**收錄此字而解作「挽」**

的字典，粵音絕大多數都標讀[攀]。本書正文所引芸芸字典樣本中，僅《中華高級新詞典》(2004)收錄何氏欽定的[班]音。其餘約20本字書，多數收[攀]音，收[板]音的則較少。

既然如此，今時今日，「扳平」的「扳」讀成[攀]，合情合理。至於「使位置固定的東西改變方向或轉動」的慣用讀音其實是[板]。且不爭論[板]音沒有《廣韻》為憑不算錯讀，無論如何，既然(1)「使……轉動」可說是「挽」義的引申，而(2)「扳」字在「挽」義據訓詁亦非不可讀[攀]，加上(3)多數字詞典均收[攀]音，且(4)這個讀音亦有在現實生活使用，那麼即使要用《廣韻》來做正讀，按理說頂多也只是不承認[板]音，總不能標奇立異，剔除[攀]音，另立一個「紙上讀音」，謂之「正讀」。何博士在書中要人[班]平、[班]回、[班]手，恐怕理據不足。

無綫電視的配音人員將「扳」字讀[班]，令大家再發現一個何博士根據《廣韻》擬出，但與全港字典基本不符又與大眾習慣不符的所謂「正讀」。這個字音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：何文匯說《廣韻》有「布還切」一讀，尚可以辯稱為「依書直說」。但他憑甚麼認定在「使位置固定的東西改變方向或轉動」這個連《廣韻》也未見收錄的義項上，粵音應該跟從「布還切」而非「普班切」，才算「正讀」？此恐怕只是「私說」而已。

四、「氰」字

2013年2月2日，我看無綫高清翡翠台播放的配音日劇《東野圭吾懸疑劇場：布魯特斯的心臟》時，驚聞配音組將「氰化鉀」的「氰」字讀成[cing4 晴]，而非大眾慣用的[cing1 青]。前車可鑑，立即翻查《粵音正讀字彙》，此讀果然獲何氏青睞(p.214，第三版同)。

之後我再查了20本有收此字的字典，發現其中**18本收錄日常使用的[青]音，僅3本有收無綫使用的[cing4 晴]音**。這三本收錄[晴]音的工具書中，有兩本是在何文匯《粵音正讀字彙》之後出版，其中一本寫明有參考何書的音讀。

按「氰」是新造的化學用字，作為化學元素 Cyanogen 的中譯，不見於《康熙字典》，遑論《廣韻》。既無反切為憑，何文匯到底因何將之「正讀」為[晴]音，值得思疑。而此字普通話讀[qíng]，陽平聲，對應粵音即是[晴]。因此這個[晴]音很可能是來自普通話的讀音。

奇怪的是，「氰」既是現代新造字，用「青」做聲符，即使在普通話，讀音也沒理由會不讀[青]而讀[晴]。追查之下，果然內有文章。因為1947年初版、2011年再版重印的《辭海》第755頁收有「氰」字，條下就寫着「讀如青」，與實際粵音相同。

原來，「氰」字採形聲結構，初時讀音的確直截了當地定為「青」。此字讀音在北方由陰平變陽平，是後來的事。周有光《中

《國語文的時代演進》(1997)就有解釋普通話變讀陽平的原因(p.100)：

科學家為了分化「同音術語」，規定用不同的「聲調」來讀某些同音的「科技漢字」。例如：「氦」ān (陰平)，「鉸」ǎn(上聲)，「胺」àn (去聲)；「氫」qīng (陰平)，「氙」qíng (陽平)。

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和政治原因，這個陽平聲讀音，只在大陸生效。所以，普通話的規範讀音是陽平聲的[qíng]，而國語的讀音依舊是[qīng]。至於粵語，「氫」和「氙」本來就不同音，更加毋須以聲調區別字義，「氙」字一直以來都是讀[青]，別無他讀。少數字典辭書，包括自稱「正讀」的何文匯，將「氙」標讀[晴]，只是從普通話讀音轉換構擬出來，難言有歷史或現實為據。

何博士提出的部份「正讀」，食古不化是一回事，但總算可以用「有根有據」為由替這些讀音護航。「氙」這個字，讀成[晴]既非傳統讀音，又沒有反切為憑，奇在他的「正讀」書居然可以根據普通話「造」一個音出來立為「正讀」。文字工作者容若曾經批評黃錫凌《粵音韻彙》一些「正音」有「復古音兼跟國語」的傾向，何文匯亦有批評《粵音韻彙》的擬音標準不明，「有時跟北音」。誰知其《粵音正讀字彙》一樣有要人跟普通話之嫌（其實時間、傳奇、扳、桅的「正讀」亦然）。

從扳、桅、氙三字的「正讀」可以看到，何博士欽定的「正讀」，使用起來，造成的問題和混亂肯定比沿用本來的習讀更大。

而這些「正讀」之所以能成為「正讀」，在學理上亦頗有可議之處。至於電視台聲稱他們選擇的讀音「非單純參考何文匯教授的意見」，我已不知道該如何說服自己去相信。他們自覺「肩負社會責任、傳遞正確訊息」，於是揀選這些讀音，向公眾發放，如果還要為此再說些甚麼，我只能引用李詩琳《名家學者談語文學習》中陳永明教授的話，向大眾進言(P.59)：

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非常大，若傳媒不重視中文，則無論學校的中文老師如何努力教導學生，也無補於事。……而學好中文不只是講求讀正音，因為能讀出所有字的正音並不代表中文程度高。現在香港人喜愛強調正音，只不過是因為學正音效果最能立竿見影，在最短時間內可以在別人面前炫耀。

五、結語

本書針對電視台所講的，是批評，也是建言；針對何文匯博士所寫的，是非難，也是叩問。

有關前者，其實我早在 2009 年已經寫過一篇題為《與無綫電視商榷近年該台配音組改變通行粵讀行徑》的建議書，趁廣播事務管理局舉辦「香港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中期檢討公聽會」時，呈交該台業務總經理。多年過去，文中希望該台重新審視的讀音，他們一個也沒有改。數月前，該台又以侵權為由，封殺我在影片分享網站上載關於該台使用問題讀音的片段及評論。種種事情難免令人

覺得，一件事無論對社會有甚麼壞影響，只要對他們有利，期望一家財雄勢大、在香港電視行業佔壓倒性優勢的機構檢討做法，可謂渺茫。

至於後者，我在本書開始已經聲明，我自知未夠資格向大學中文系教授提意見。問題是他們十幾二十年來，將一己私見當成公理，再透過傳媒，以「羣眾運動」形式將他們的「正讀」強加諸公眾，多少是想透過一種同學、朋輩、以至社會風氣的壓力迫使人就範：用「正音」會予人一種較有學問、中文水平較高的感覺，其他人由於不想因為沒有「讀正音」而遭輕視或因被嘲諷「讀錯音」而丟臉，於是只好有樣學樣，造成的客觀結果就是將「何文匯欽定、稱為『正讀』的讀音」變成「社會公認的『正讀』」，慢慢將我們至少幾十甚至百多年來屬於「民間」、屬於「社會」的一套，偷偷地換地成屬於「何文匯」一個人的一套。

本書出版後，適逢中學文憑試中文科朗讀部份的評核標準再次引起社會關注，民間於是又出現了不少反對「何氏音讀」的聲音。當中聽到的一些迴護「何氏音讀」的說辭，值得一談。比如有人說，何文匯只是提出他的學術觀點，要反對就應該在學術層面反對，而不應製造一種像是社會輿論般的抗衡風氣；又有人說提倡「正音」純為滿足誦讀古代詩詞的需要，而不是為了矯正日常溝通的讀音，根本不會影響一般大眾，所以不應如此大反應。

我希望用上述理由為何博士辯解的人，可以考慮以下數點：

一、何文匯現在是出版一些坊間隨處可買的書籍推廣其「正讀」，而不是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。如果大眾單單因為何博士在學術期刊提倡「用《廣韻》做正讀」而對他口誅筆伐，當然不對。但現在大家針對的，是他向公眾發表的言論，而他的主張，的確會影響大眾（看看無綫電視近年的讀音取向便知）。

二、何博士和他那一派的學者在主持那些「正音正讀」節目指我們讀錯音時，從來沒有講過他們的正讀根據純屬他們的「學術假設」。如果他們可以隨意指控大眾讀錯字音，大眾不滿作出批評時他們又可以用「學術假設、個人意見」來做擋箭牌，無論何時均能立錐不敗之地，那我認為未必太過賴皮了。更何況，一般市民真能分得出《最緊要正字》這類節目的「對錯之辨」原來夾雜學者主持的「一派之言」？

至於有人說「正音」（正讀）主要是針對古文，而非日常讀音，大眾不應反應過敏。容我指出，這番話其實不能成為捍衛何博士等人的「正讀」的理由，反而是同意了對「何氏音讀」的不認同。因為何博士講過：「粵音平仄不但在日常溝通中必須嚴守，而且在讀古典文學作品、尤其是近體詩時也必須嚴守。」（「粵語正音及粵音正讀標準我見」，粵音教學記事，P.151）從這遞進句式可見，「讀古典文學作品」時嚴守平仄已是再進一步，「日常溝通中」嚴守平仄才是第一步。而「平仄」當然是來自中古反切。亦正因有「日常溝通中必須嚴守平仄」的第一步要求，始有「搜字讀[手]暫時容忍」（因為會影響溝通）、「刊字讀[罕]非改不可」（因為他認為不會影

響溝通)之論。認為「正讀」應局限於古典文學之用，我不反對；認為何文匯的「正讀」只局限於古典文學，恐怕只是沒有讀過何博士的書所作之臆測。

當他們以「正讀」之名將他們的一套讀音透過傳媒向大眾推廣，「正讀」問題，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了。因此，我認為何文匯和曾協助他推銷他那些「正讀」的學者，確有責任面對大眾質疑，不能抨擊別人讀錯音時「係威係勢」，遇到質疑就一句「學術研究咋嘛你可以唔聽」竄走。所以，甚麼「『正音』只是個人意見」、「學術問題應該在學術層面解決」之類的話，我認為只是用來轉移視線的藉口。這些話不是由何文匯等學者親口講出來，我可以理解一些人「維護師門」的心理，但如果當事人真的用這些話來做遁詞，我會非常失望。如果他們真心希望「正音」能夠成功，但不是因為大眾無知跟隨而成功，就更加應該回答公眾的種種疑問。

二零一三年八月